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19)

□ 白占全

柳林(下)

店掌柜弯腰从鞋里挑了一双小一点的，走出柜台，递给野鸽子。野鸽子脱下脚上的圆口子鞋，试着穿了穿这双方口子鞋，鞋松紧适度，宽窄正好。陆野让柳常青、李天祥也来试鞋，店掌柜看了看柳常青、李天祥的脚，从柜台里拿出两双鞋，分别给了他俩，李天祥、柳常青试了试鞋，穿上都很合适。陆野自我介绍后，问鞋帽店掌柜的贵姓。掌柜的告给他姓李，叫李永健。陆野问：“你店里有多少对鞋？”

“看你要多少？”

“一百对，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多少对？”

“有个三四十对。”

“你清点一下，够不够四十对。”

“好。我打开箱子清点。”

李永健转身出了店铺后门，过了一会，回到店铺说：“有四十二三对。这鞋都是手工缝制，人穿上又舒服又精神。”

“你说说价钱？”

“一对还不得一块钱，单说纳这鞋底，快手婆姨也得五六天。”

“确实不容易，一双鞋，抹布圪壁、糊鞋帮、碎布头垛鞋底、上帮子，很费事的。你说一块就一块，反正咱不能亏欠做鞋的，也不能让你吃亏，买卖公平就行。”

“甚会拿货？”

“你先把每对鞋扎好，四十对打包在一个布袋里，三天我们交钱取鞋。其余六十对你先准备好，十来天后，我们来取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行，按陆掌柜说的办。”

办好买鞋的事，陆野带着他们三个出了光顺合鞋帽店，顺便走进光顺合西边的三家药店，在第一家药店三全泰，陆野问戴着老花镜的坐堂医生：“先生，店里有磺胺吗？”老医生扶了扶老花镜，看了门上进来的四个人说：“你们四个人有外伤？”

陆野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们要的那药做甚？”

陆野笑笑说：“备用。人是吃五谷的，谁没个戳戳碰碰？一旦戳碰，好消炎。”

老医生抱拳说：“惭愧，惭愧，鄙店知道这是好东西，但从未进过。”

陆野说：“打扰先生了。”

老医生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你看看其他药店有无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陆野说着退出三全泰，转身进入同生泰，一问同磺胺，同生泰司药也说没有。陆野又转而进入德庆恒打问，德庆恒掌柜的坐在桌前说：“有是有，就是有点贵。”

陆野问：“有多少？”

掌柜的看出来陆野有买的意思，立马站起来，笑咪咪地说：“不多，只有一瓶。这么贵的东西，进多了也没人买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十块。”

“不便宜。”

“你要不要？”

“要。”

掌柜的从柜台里拿出一个瓶子，递给陆野，陆野拿起瓶子看了看，里面装满白色粉末，他摇了摇瓶子，掏出十元钱递给德庆恒掌柜的，转身出了门。下了台阶，向前走了二三十步，便是第一座过街楼。野鸽子看着川流不息的车马人流从过街楼底穿过，惊讶地说：“这么好的过街楼，我还是第一次见

到。”

陆野说：“是啊，太精美了。你看这过街楼四柱挺立，斗拱相接，飞檐翘角，琉璃脊兽，阁楼四周木栏雕花精细，上边供神，下边走人，这匠人也太日能了。”

柳常青也赞叹着说：“百工巧匠，民间多的是。”

李天祥接了一句：“高手在民间。”

陆野竖起大拇指指说：“没想到天祥能说出这么精妙的语言。”

四人边聊边走，不觉已走到沟门前。沟门前小吃摊点一个挨着一个，一股股香味扑鼻而来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“碗脱，芝麻饼。”“油糕，滚菜。”“灌肠，肠肠。”“扁食，汤扁食。”“杂割，油旋。”“豆腐脑，油条。”“猪肉夹饼子。”“抿尖，擦尖。”“扯面，削面。”

陆野问：“这地方吃的花样很多，你们想吃甚？”

“随便。”三个人都说。

陆野说：“那我们就每人先吃两个碗团，然后再吃一碗臊子扯面如何？”

野鸽子、柳常青、李天祥都说行。陆野带着他们坐在一个碗团摊子前，卖碗团的汉子挽着袄袖，紧着腰布，看见坐下四个人，赶忙从桶子里拿出四个碗团，放在跟前的小桌子上，随手拧开辣椒油瓶盖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客官是自己调，还是我来调？”

陆野说：“还是我们自己来吧，哪个瓶子的辣椒不辣？”

卖碗团的说：“大瓶子里的不辣。”

陆野说着端起大瓶子，给每个碗团舀了两勺子辣椒油，又拿出粗铁丝捣扁磨出刀子的小刀递给他们。陆野拿起小刀把碗团横竖划开，一块一块用小刀扎着吃。野鸽子他们三个第一次吃碗团，照着陆野的吃法来吃。野鸽子边吃边说：“没想到碗团这么好吃。”

陆野说：“这东西坚韧醇香，越吃越香，我每次来都要美美气气吃它几个过瘾。”

陆野刚吃完碗里的，卖碗团的又麻利地从桶子里拿出四个递到他们手中。卖碗团的顺手拿起大瓶子，给每个碗里舀了三勺子辣椒油，直吃得他们满嘴流油。

碗团摊子跟前即是卖扯面的，扯面师傅看见四个人吃完碗团，凑到跟前说：“吃碗扯面吧。锅熬了，一锅跌浪熬滚水，现扯现做，眨眼工夫就能吃。”

陆野说：“行。下四碗吧。”

扯面师傅在大盆里揪了一块面团，压扁切条搓搓，两只手指并用，同时捏四根面两头，一攒一抻，霎时，指头粗的面条变成香头粗细，趁跌浪滚水入锅，四五把扯面下锅，熬水翻滚三遍出锅，正好捞了四大碗。扯面师傅给面上浇了一勺子烩菜，四人吃了面，喝了碗面汤，吃得喝足，看了沟口的火神楼，从背道回到客栈。

隔日，货栈吃过晌午饭，陆野来到马振华掌柜的厅房，一进门就说：“马掌柜，今天已经第三天了，烦请您把那几个字写下，一会我带上字去德胜制衣店，让张掌柜去制旗，弄好了今黑间好连夜出发。”

“不用连夜走，明天天不亮出发，走锄沟山路就不会有事。”

“还是小心为好，黑间走保险。你赶紧给咱写吧。”

“好吧，我这就写。”

马振华说罢，磨墨展纸，提笔饱蘸浓墨，根据红旗宽度裁了四根纸条，工工整整写下了“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”十一个字。

陆野提起字条，端详了半天，赞不绝口地说：“好字，好字。”

马振华说：“过奖了。我再写两条，你挑上一条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。马掌柜做甚也认真。”

马振华谦逊地说：“凡事都得认真，只有认真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对，加上用心做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。”

陆野看了半天，把字条平放在砖脚底墙边。

马振华边说边写，不一会又写了两条，摆放在桌上。马振华说：“陆野，把第一条拿过来比较一下，看看喜欢哪个？”

陆野从墙角边拿过第一张字条，放在另两条字跟前，看了几次，觉得第一条满意。马振华问：“陆野，你喜欢哪一条？”

陆野说：“看来看去，还是第一张满意。”

“那就选定第一条吧！”

马振华说着拿起另外两条，揉成纸团，扔在墙角的垃圾桶里。陆野弯腰吹了吹第一张字条上的字迹，轻轻折叠起来，装在自己的夹袍里层衣兜里。陆野说：“字也写好，我们得去一下德胜成衣店，好让张掌柜往红旗上缝字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取出手枪，四个人全带，我就当一会保安队长。”

“小心点，沟门前区公所有七八个区警经常在街上巡查。”

“我们把手枪隐藏在衣服里，一般人不会细看是看不出来的。”

马振华明白陆野要取枪，就从座位上站起来。陆野搂起蓝布桌裙，搬开八仙桌，马振华打开地窖锁，陆野揭起木板盖，跳入地窖，揭开石盖，提起黑豆袋，取出盒子枪，黑豆袋放回原处，陆野就这样取出四支枪，再锁好地窖口，摆好桌子，到后院叫来野鸽子、柳常青、李天祥，盒子枪各自挂在衣服里，一块相跟着，出了西门。

四个人出了小巷，顺街大摇大摆地向德胜成衣店走去。走到店门口一看，店面门板插着。陆野走上圪台，揳了揳木板，木板纹丝不动。低头一看，门板一侧挂着一块小木板，上面写着“本店关门歇业”三天几个工整小字。陆野从圪台上下来，带着野鸽子他们，进入小巷，从侧门进入院子，找到后门，陆野用力一推双扇侧门，门开了有一虎口宽，里面倒关着。陆野敲了敲外面的铁门关，店铺里听见敲门声，里面的缝纫机声人声戛然而止，半天没有反应。陆野只得紧紧靠在门，高声说：“张德胜掌柜在吗？”

停了一会，一个人走到后门说：“这两天店铺关门，只留我看门，张掌柜不在。你是谁？找张掌柜何事？我可不可以代为转达？”

陆野说：“拜识，别糊弄我了，张掌柜肯定在，你告他说，我是陆野，是离石保安队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们稍候。”

伙计进去没一会，张德胜掌柜就来到后门口，边开门边说：“我还以为是来了甚人，原来是陆队长到了。”

张德胜开了门，站在门口说：“赶快进来。”

四个人进了门，张德胜又顺手把后门关上。转身对众人说：“这是陆队长，我们就是给他做衣服。没事，你们各做各的。”张德胜把陆野他们迎到里间，让他们看

已经做好的衣服。陆野问：“衣服做得还剩几身？”

张德胜说：“只剩五六身了，赶天黑差不多能全部完成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这么多衣裳，三天就全缝好，真神啊！”

陆野说：“是缝纫机神奇，用这家伙缝衣裳，又好又快。”

张德胜拿出一身衣裳递给野鸽子说：“你看看这衣服针线细密又平整，穿在身上也舒服。”

野鸽子干脆把衣服穿在身上，照了照镜子说：“这衣服穿上真好看。”

陆野说：“回去我们立马就可以穿。”

柳常青说：“野鸽子穿上既好看又威武。俗话说‘马凭鞍架，人凭衣架’，野鸽子穿上这身衣服，十足的美人坯子。”

野鸽子朝陆野努了努嘴说：“陆野哥，常青说得对吗？”

陆野笑笑说：“对，说得很对！赶紧脱下，让张掌柜收拾好，我们好尽早出发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我再穿一会儿过过瘾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吧，你就再穿会。”

柳常青说：“既然穿，就全部武装起来。紧上皮带，打上裹腿。”

张掌柜从布袋里掏出一根皮带一根裹腿，递给野鸽子。野鸽子拿起皮带放在腰上，皮带穿过铁参则，往紧一拉，佩好皮带。要绑裹腿，野鸽子寻不了清楚。陆野说：“先将裤脚拉直，将裤脚向后压紧，裹腿布从下往上绑，绑的过程中要打一个结，打成人字形，能包住小腿肚子就行。打时，要松紧适度，太紧会迈不开腿，太松则不起作用。”

野鸽子照着陆野说的办法去做，不一会就打好了裹腿。陆野说：“不错，动作很快。不过，裹腿不能坐着，要站着打。”

“啊呀，打裹腿还有那么多讲究，真麻烦！”

“打时讲究点，走路时就知道这麻烦值不值。”

陆野问张德胜：“一个人背二十身衣裳重不重？”

“不重，一个后生背二十套没有问题。”

“那就二十身打包成一捆，装进袋子里，想办法搞几根绳子，好捆绑。”

“没问题，到时让你满意地拿走东西。”

“好。”

陆野从衣兜里掏出四十块大洋给了柳常青，让柳常青到光顺合鞋帽店把鞋拿到成衣店来。柳常青拿上钱，快步去了光顺合鞋帽店。

陆野回头对野鸽子说：“野鸽子，脱衣服吧，脱了衣服，我们走。”

野鸽子看了看众人，脱下了衣服，折叠起来，放入衣袋。不一会，柳常青提着半袋子鞋，回到了德胜成衣店。柳常青说：“四十对，一对不少。”

陆野说：“放在这儿，今黑间一块拿。”

柳常青放下鞋袋。陆野说：“张掌柜，皮带、裹腿、子弹手榴弹袋、布裤带、红领带装在一个袋子里。”

“好的，你放心吧，一样东西也不会拉下。”

半晌后，陆野他们出了德胜成衣店，回到广福隆客栈，吃过晚饭，天已漆黑，陆野告别马振华，到德胜成衣店取上衣服，分别驮在两匹马背上，顺街出了镇子，在河头前买了一堆芝麻饼，沿河边走三道堰木板桥，过了锄沟，走苏家庄沟，翻山向辛庄走去。